

品書與書評

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教授兼教務長 賴鼎銘

【摘要】本文為 92 年 12 月 13 日假臺北印儀學院舉行「品書與書評」論壇之專題演講稿。講者以一個實踐者的角度來講述品書與書評。內容由講者求學時代的閱讀心路歷程談起，從一個相信量化的實證主義者，經歷了生命的轉折，受到 Geertz、Foucault、Bourdieu 著作的啟發、衝擊與影響，再談到全球化的反思，以及近年來閱讀方式的轉變與心得，最後談到如何從品書進入書評。

關鍵詞：品書；書評；全球化

悟因法師、自衍法師、林館長還有各位女士、各位先生，首先謝謝悟因法師對我的讚美。其實我現在很少答應演講，有時候是因為個人因素，另一個是感覺自己不懂的好像沒有什麼可以與人分享的，再來是我最近感覺生命有點處於內縮的狀態。所謂內縮的狀態就是反省以前所讀、所學的東西到底有沒有問題，因此讀書的時候，其實是在反省自己、批判自己。我今天所講的，其實是用一個實踐者的角度來告訴各位，我這兩三年讀書的過程。

我們要品味書的時候，英文叫 taste，taste 一本書需要自己親身去嚐試，是自己從這些書裡面走進去又走出來，我讓各位知道我的感覺，因為我覺得去看這些書，有時是在解構自己、重新拼裝自己。

閱讀的心路歷程

我就用我自己的閱讀心路歷程來跟各位作一個簡短的報告。其實我曾是一個實證主義者，我在美國受訓三年八個月，非常著迷於量化，所以我的博士論文裡玩過多元迴歸、因素分析。那時候我非常相信科學知識是一切衡量的標準，凡是沒辦法實證，也沒辦法拿證據告訴我的，我通常都不願意相信。可是邁入中國以後，經過人生的種種轉折，才發覺科學知識只是眾多知識中的一種。

生命的轉折

我生命中第一個轉折是「生死的交迫感」，它讓我體會到科學知識的無能為力。我這一生曾經跟癌症有二次搏鬥，一個是我自己、一個是我太太，當然我 survive 下來了，可是我太太走了。在這個過程裡，所謂的科學知識可能可以幫你治療，可是等到你面對哪一天你走了，要面對那個



虛無的世界時，它一點辦法都沒有。所以我去美國的時候，好期望馬上發生個人地震，我却祇搓一搓，趕快回到臺灣來；要不然就來一個股票大崩盤，股票大崩盤時，美國大概不用再運作了，我就可以回家了，當然最後我還是把學位讀完。



▲「品書與書評」論壇賴昇銘教授專題演講（編輯組提供）

去美國攻讀學位的

那個階段，我其實看了很多書。有一個印度人叫 Krishnamurti，胡因夢小姐譯成「克里希南摩地」，我去美國看過所有他的書，那是去追求另外一種生命的意義。我跟癌症的二次奮鬥，讓我了解人不能只活在專業知識的抽象世界裡面，到最後還是要回到生活世界。所以我現在都跟學生說宗教是人類最後的知識，不管你信不信仰所謂的宗教知識，可是你走了以後，你的後代一定用宗教的那套儀式送你離開。如果你去第二殯儀館參加所謂的臨終儀式，都跟宗教有關。不管你多強悍，宗教永遠是人類最後的知識，但是宗教偏偏非常唯心，這有違科學知識追求客觀跟精確（precise）的要求。

我的第二次生命轉折是在世新大學當圖書館館長時，臺灣大概很少當館長而自己去外面買書的，我那時候因為偶然的機緣，常常去臺大附近的明目書社挑書，因而認識了一批學社會學、人類學以及來自各主題的學者，我們因買書而認識，他們會講這本書是好書、那本書是好書。我

們圖書館界，編書的時候其實只看到外形而已，這本書好不好我們不曉得，但因為我認識這些人以後，才一頭栽進去，真正認識他們所講的每個領域裡面的重要書籍，也因為這樣子就跟他們組一個讀書會，當時只有四個人的小小讀書會，唸了 Geertz、Foucault、Bourdieu 這些人的書。其實這些書以前我連聽都沒聽過，Geertz 的書如果不是一個中央研究院人類學的研究員帶我們走進去，我不會讀這本書；Foucault、Bourdieu 這兩人的書是臺大社會學博士班的學生帶我們讀的，我才知道原來法國有出現這些角色，這些書是迥異於實證研究的世界，真是讓我眼界大開。

Geertz 的啟發——深描與淺描

我從 Geertz 這個人類學者身上學到的就是深描與淺描。如果各位有讀過研究所或以後想要讀研究所，量化研究和質化研究是一個很大的差別，它就是講淺描與深描，就是 thin description 與 thick description。Geertz 有一本《文化的解釋》，



他說人類眨眼睛的時候，有各種不同的意思。好比說林館長在這裡，如果我跟他眨個眼睛，第一層意思可能他認為只是跟他眨個眼睛而已；可是如果他跟我很熟而且就在選舉的時候，我如果跟他眨個眼睛，他就知道眨眼睛是我們共同把票投給哪個人。所以 Geertz 告訴我們人類一個小小的動作，你可以像新聞記者一樣，就外表、外在的報導某月某日某日幾點幾分在哪裡發生車禍，或再加上是什麼原因，這種新聞記者式的報導，就好像拿著照相機掃過一般。可是如果是一位學者做深描時，他要抓的是意義結構，抓到很深沉的東西，所以眨眼示意，因為不同人而有非常深的不同意涵。

另外，有個巴厘島鬥雞的研究，我們小時候臺灣也有這種鬥雞的活動，如果記者去報導平常的鬥雞，就是某月某日某日在雲林縣哪個地方有個鬥雞活動、多少人參加、最後結果怎麼樣。可是 Geertz 用深描去描述它的時候，鬥雞是個符號（symbol），代表巴厘島人的男性尊嚴！它代表這個村莊的尊嚴，代表他們巴厘島整個民族文化符號的中心，所以他們為了這個鬥雞，村跟村之間是當作賭博。不管輸贏，我一定要把錢押在我這個村莊、我的親戚、我這一個種族，不管輸贏喔！即使我輸的時候也要跟他一起輸。他一直分析下來時，這個鬥雞活動竟然有這麼深的意涵，它屬於男性尊嚴的部分、屬於家族村莊的一部分。一直看他寫下來時，發覺原來作研究竟然可以到這種地步，不像我們以前做量化，一個問卷發出去就幾百封，回來以後，電腦跑一跑就出來了，然後開始詮釋裡面的意涵。但是作為一個人類學者，他心願自己跑到巴厘島去觀察好幾

年，然後用這種深描描繪出來。

所以他有一段話我很喜歡，有一次跟同學上課或是叫學生讀這本書的時候，我一定叫他們讀這個部分。他說：「我跟馬克斯、韋伯一樣，認為人是懸掛在由他們自己編織的意義之網上的動物，我把文化看作這些網，因而認為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種探索規律的實驗科學，而是一種探索意義的闡釋性科學。」沒錯喔！我們以前想都沒想過，人是蜘蛛，自己編織出來一個蜘蛛網，然後在這個蜘蛛網上活動，如果說其中有任何意義，你就得回到那個蜘蛛網做解讀，所以巴厘島是一個意義之網。因此他說：「民族志就像解讀一份手稿——陌生、字跡模糊、充滿省略、前後不一致、可疑的更改和帶偏見的評語。」文化意義是心願要深描。

Foucault 的衝擊

我讀傅柯（Foucault）的時候，衝擊更大。首先是「全景敞視監獄」，英國有個哲學家邊沁他創造一個叫全景敞視監獄。什麼叫全景敞視監獄？那是個半圓形監獄，中間有一個塔，燈光在遠方，從半圓形監獄照射過來，這邊只要一個人就把所有囚犯的動作全部看得一清二楚，那個名詞叫 surveillance（監視），surveillance 的概念就是這樣出來的。這個概念如果運用全景敞視監獄，那就是最小努力原則，一個人可以監視所有監獄裡面那些犯人的舉動，這是全景敞視監獄。

另外還有「微觀權力學」，什麼叫微觀權力學？他說其實權力無所不在，人跟人之間、家庭跟家庭之間，機構跟機構之間，那個權力一直在相互監視。



再來是規訓與懲罰，通常我們稱呼一個學科叫 discipline，可是傅柯告訴我們，其實 discipline 是規訓，因此我們進一個科系的時候，是直接接受它的規訓，就是接受它的訓練，你必須接受這個學科告訴你的那一套規範、知識內容。如果你要當醫生，你就接受醫學系的規訓，所以進各種學校，都是直接接受規訓，而規訓的時候就會出現學科、知識與權力。在一個學科裡面，老師擁有這個知識，他擁有權力；他給你什麼東西，你就必須接受什麼東西。所以最後有人依照他這個想法編出一本書叫《學科、知識、權力》，內容就說大學裡老師為什麼是權威？老師怎樣施展他的權威？就是書寫中心主義，為什麼是書寫中心主義？因為運用書寫中心主義，他教會你寫字，你才能考試，考試以後才能評分，所以你在學校裡能不能拿到畢業證書，靠什麼？分數，而分數奠基於哪裡？考試，考試又奠基於書寫中心主義。我們回到釋迦牟尼佛、耶穌、孔子的時代，其實很多都是口語的傳播（oral tradition），直接面對面的，可是到最後出現書寫中心主義就有很好的規訓了。讀到這部分的時候，會被嚇一跳，原來我是被規訓出來的。

另外，他有一本《性經驗史》，把「性」當一個主題研究，研究到最後發展成生物權力（Biopower）的概念。人類要健康的性，要培養健康的國民，目的是為了資產階級、為了國家，所以到最後談教育時，原來並不是為了我們自己，我們都被設定成要變成什麼。所以我們在談國家競爭力、國家發展時，其實是 Biopower。我們有沒有想到回頭問問看我們學習那麼多，真的是為自己嗎？還是我們只是在競爭力大潮流下的

一部分而已？

Bourdieu 的論述

此外是 Bourdieu 的 Habitus（習癖），演講時我一直想喊「下一張」，想喊「下一張」就是 Habitus（習癖）。Bourdieu 告訴我們，一個人從小到大大一直累積出來的某些習慣很難改，因此有些人喜歡買精品，有些人很勤儉，有些人喜歡吃某個東西。以前我每次去看我姑姑的時候，她一定要煎蛋給我吃，為什麼？因為她就只知道我小時候喜歡吃煎蛋而已，她沒想到我現在連蛋都不敢碰，她已經變成一個 Habitus，認為我喜歡這個東西。所以一個人吃東西、穿衣服有很多的日常生活習慣，Habitus；我想喊「下一張」也已經變成一個習慣性的動作。

其次是反思社會學。社會學這個學科是怎麼產生的？為什麼要反思？反思這兩個字是非常有意思的，因為學術界常常把我們建構出來的抽象世界視為理所當然，我們一直活在抽象世界裡面，透過抽象世界的知識來看生活世界、來看所有的人，我們用這一套知識來作判斷。可是 Bourdieu 說我們可能要回頭反思，我們是不是真的那麼名正言順、義正詞嚴？

還有他談到所謂的 Cultural Capital（文化資本），什麼意思呢？你們會發覺因為家長背景不同，他的文化資本就不一樣，小孩子未來的發展會因為文化資本的關係而受到影響。另外他還有 Reproduction（文化再製）的觀念，學校教育就是一種再製，它把經驗的文化一代一代地再製下去。為什麼不管誰掌權，就一定要控制教育體系？因為它是文化再製的最好機構，所有的價值體系



都一定要透過學校來進行。

這幾本書是我在明目的課前讀書的時候，碰到這些人引導我品味這些書，對我的腦袋開始有所衝擊的書。

9. 個轉折——全球化的反思

我去年休了一年的研究假，這之間另一個轉折就是世新傳研所有一個博士班學生找我讀書，我們開始讀全球化。什麼是全球化？現在大家高喊全球化，好像這個訴求是好的，包括我們的政府都一直在講一定要全球化，可是你只要多看一些全球化的書以後，你會發覺它並不是我們想像中那麼美好的世界。金融全球化、知識全球化，透過網路什麼都可以全球化。這邊有兩個名詞——「全球本地化」與「本地全球化」，我們不太會分辨，但是透過這兩個名詞的對照，我們才會知道全球化是什麼。你會發覺「發展國家談全球化談得最大聲，為什麼？因為它什麼東西都全球化，可是落後國家怎麼全球化？

什麼叫全球本地化？各位知不知道麥當勞為什麼開始在臺灣賣米飯、在印度賣咖哩飯？因為它的全球化原來是麥當勞化，麥當勞化變成一個名詞了，很多落後國家在「麥當勞化」，就是麥當勞無所不在。可能很多人覺得麥當勞很好啊！可是有些人比較會思考的時候，就會想為什麼會被麥當勞化？因此開始批評麥當勞，麥當勞為了抵擋這種批評，於是來個「全球本地化」，抵消你的批評，就是我的麥當勞並不是只賣漢堡，我還賣米飯！還賣咖哩飯，這是「全球本地化」。

可是其實落後國家應該追求的是「本地全球化」，就是把本地的東西精緻化、全球化。日本

很厲害，日本很多東西就是「本地全球化」。換句話說，你有沒有本地的東西能讓別的國家，覺得那個東西滿重要的，他想繼續吸收，因此我們要問臺灣有什麼可以「本地全球化」？我們其實可以說「全球本地化」就是宰制，我們被別的地方宰制，例如：好萊塢文化、哈日、哈韓等。

所以看到這種書以後，才會去思考全球化就是好嗎？加入 WTO 真的很好嗎？我們加入 WTO 以後，發覺我們開始有了稻米的炸彈客，我們的稻米、農產品受了很大的衝擊，怎麼辦？政府應該做什麼事？也開始反思世界銀行（World Bank）跟 IMF 是什麼機構？國際貨幣聯盟、貨幣基金會，你知不知道為什麼這兩個機構在東南亞受盡批評？因為他們是在為資本主義、在為所謂的核心國家服務，如果你要接受它那一套管制措施時，你有很多的自主權必須犧牲掉。

Polanyi 的影響

另外我還受到一本書很深的影響，這本書對我衝擊很大，就是幾年前人家在談的知識管理。知識管理中有記錄性知識（codified knowledge）與默會知識（tacit knowledge），Polanyi 寫了一本書叫 *Personal Knowledge*（個人知識），這本書是談個人知識最重要的出版品，如果佛學體會很深，看他的書會感覺好像撞擊到琴弦一般。我們跟人對話的時候，會想跟他一直談下去，就像兩把吉他的琴弦共鳴很好；如果共鳴不好，就什麼都談不下去了。Polanyi 講的就是這個，我只是摘錄一些讀的時候感覺滿好的部分。

他講一觸的玄機，就是鋼琴家與自動音樂機，都是鍵盤按下去，那麼音樂差別在哪裡？或



者說手工鑊頭跟機器鑊頭的差別在哪裡？為什麼會有差別？他就是講「一觸的玄機」差在哪裡，鋼琴家那一觸就有感覺跟感情，要經過幾年的訓練，他才能達到那種感情的厚度跟敏感度。所以他說有些知識只能通過師父帶徒弟這樣的示範方式流傳下來，這是在學校學不到的，我們在學校是透過書本教給學生，可是人類有很多知識是要師徒制，我們要從做中學。他說：「一門技藝如果在一代人中得不到應用，就會全部失傳。」我們中國有很多技藝、人類有很多技藝為什麼會失傳？因為找不到傳人啊！那是個人知識一個很大的損失。所以他說：「像技能一樣，行家絕技也只能通過示範而不能通過技術規則來交流。」所以品酒師，只要把酒擺出來，他就能告訴我們那是哪一年釀造的酒；這不是拿著教科書讀一讀，然後就可以分辨學會的。

這種透過經驗及動作一點一滴累積的知識我們叫默會知識，他說：「人類擁有巨大的心靈領域，這個領域裡不僅有知識，還有禮節、法律和很多不同的技藝，人類應用、遵從、享受著這些技藝，或以之謀生，但很重要的，又無法以可以言傳的方式識知它們的內容。」所以人類很多知識是沒辦法用嘴巴、文字來形容的，悟因法師身上有很多默會知識，是沒有辦法用文字、口語學來的。所以 Polanyi 說：「雖然診斷學家、分類學家和棉花分級專家可以指出自己的線索，系統闡述自己的準則，但他們知道的東西比他們能說出來的多得多。」我們常碰到的經驗就是，原來想了一個晚上的東西，結果一上台，可能半個小時就講完了。

讀《發展的幻象》與《純粹理性批判》

另一種知識的衝擊是讀了《東方學》，這本書講述西方在建構東方的時候透過很多的學院機制來看東方，結果是虛幻的東方，是西方人所認為的東方。另外《發展的幻象》，也對我產生很大的挑戰。我們都一直在說發展，可是發展有沒有極限？為什麼每年一定要 GNP、GDP 成長多少？這個成長的後果是什麼？各位可不可以想像？今天新十大建設裡面的蘇花高速公路說要停建的時候，其實我是很高興的，為什麼？因為我們真的需要一直這樣開發下去嗎？這本書對我有很大的衝擊，正因為解構國人對發展的概念，我們一直在發展，可是發展的時候真正得到益處的還是少部分人。

還有我最近與學生讀《純粹理性批判》，一個字一個字唸，我們唸了將近半年的時間，才讀了三分之一，一個禮拜一個禮拜這樣唸，很不好讀。可是經典就是經典，讀經典的時候，要跟人家的詮釋對讀。我原來讀李澤厚介紹《純粹理性批判》的時候，實在走不進去，結果現在讀《純粹理性批判》的時候，再回頭看李澤厚的文章，我走進去了。換句話說就是詮釋學裡面的詮釋循環；就是你先讀部分，再回到全部來觀照，然後讀全部、整體的時候，再由部分來觀照，它一直在循環之中。讀這種書的時候，那種感覺真的是不一樣，不能快讀。

讀《心經》與《六神壇經》

我為什麼讀《心經》？只能說到了中年以後讀書，就開始去找人生的意義了。其實以前我不



知道《心經》，雖說我們平常都去唸，可是這個心是哪一顆心？《金剛經》裡面有所謂的「過去心不可得，現在心不可得，未來心不可得」，所以德山宣鑑被那個老婆子一問，你要點哪一顆心？他被問得啞口無言，挑著《青蘆疏鈔》要回北方的時候是哪一顆心？為什麼點出這個來，因為我有時候也回頭再思考以前讀過的經書，我到底真的懂否？

又如我以前曾經打兩次禪七，我們都講「坐禪、坐禪」（台語），我們一般都只求形式，只要坐著就是坐禪、禪定。可是慢慢地看了《六祖壇經》，才知道什麼叫坐禪。六祖慧能說：「何名坐禪？此法門中，無障無礙。外於一切善惡境界，心念不起，名為坐；內見自性不動，名為禪。何名禪定？外離相為禪，內不亂為定。」體會到這句話的時候，就會明白他跟臥輪禪師對話的時候，他會說：「慧能沒伎倆，不斷百思想，對境心數起，菩提作麼長。」他說長坐拘身，我以前不了解，可是慢慢現在知道了。因此所謂的品書，就是你慢慢地走進去了走出來了，那種體會真的不一樣。

如何從品書邁向書評

品書是一種很私密性的體會，一層一層的深入，有時候我們會跟人家講我看了幾本書，可是你有沒有辦法從那本書裡面抓出某些句子出來，然後不斷的「吟詠」？「吟詠」這兩個字很重要，是一種品味，你每次跟人家提出來的時候，人家知道你已經走進去了。現在我跟學生讀書的時候，常常跟他們講：「你好像讀書讀出味道了！」為什麼？因為他有那個熱情出現了，隨著閱讀的

深化你的愉悅會逐漸加深。

可是品書只可以做到書介的程度，就是我跟你講這本書還不錯，然後你可以去買來看。這跟書評不一樣，書評需要更多的 Domain knowledge（專業知識），才能發現書中的各種問題，而且不是每一本書都能進入書評的程度。如果隨便去坊間拿一本書就開始寫書評，那是對學術界的一種褻瀆。我以前就是這樣認為，所以看完一本書以後就寫書評，可是慢慢地發覺書能夠到被評的程度，是被挑過的，人家覺得這本書值得評，才評。一幅繪畫能夠去美術館被展覽，代表的是它被挑選過，之後有人去看，才針對它的畫作開始評論，所以它是有篩選的過程，學術界就靠著書評建立一套知識傳播的系統。

舉一個我從美國學術期刊（Scholarly Journal）——JASIST 抓到的例子 *Foundation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*，看他怎麼做書評。書評中他提到說這本書 sound and thorough，非常完整而擲地有聲；可是他說這邊有個字好像沒有好好界定（ghastly noun “infrastructure”），好像鬼魂一樣飄來飄去；然後它的 foreword（序）unnecessary，臺灣可能不少啦；index incomplete，不完整。其中他認為比較嚴重的是，作者好像沒辦法 distinguish（區分）布萊德福理論（Bradford's Law）的「兩種形式」。喔！這個是行家了，因為他心領知道布萊德福定律，所以他說他沒辦法區分這兩個。他批評這本書的寫作 flat（平板）！他說從來沒有讀過一本要一邊喝咖啡，還要一直增加咖啡因才能讀完的書。那代表什麼？boring，作者寫的字讓人家不忍卒睹，所以要一直喝咖啡提神才能讀得下去。最後，他說教科書真的要這



麼 boring 嗎？這就是書評。

結語

我感覺今天這個研討會很有意思，就是很少有針對這樣子的主題去談的。在明日報社買書時跟《中國時報》人間副刊的楊澤主編認識，他說臺灣的品味尚未建立，他舉的例子之一就是書評。書評在臺灣很少，我們比較多的是書介、書摘。一提到品味的時候，必須從高的層次來看它，所謂高層次就是你必須要有專業知識來看這本書的知識內涵，我們才知道它寫得好不好。所以要到達書評的程度，我本行的東西，我可以評它，可是一跨出我們的領域以外，評它的時候，人家是會反過來評我的。

以一個實踐者來講，我只能講述我最近兩三年來讀書所讀出的那種味道，而且閱讀的時候，它改變我整個的價值體系。我最近生命在內縮，它檢討自己以前三、四十年所讀的書，是不是被框住了，最近在試著打破它。我現在必須回到自己，發覺透過讀這些書，讓我體會非常深。所以我覺得「品書」這兩個字下得很好，你如果沒有走進它、沒有多讀一些，有時候還真難有品味。

【問與答】

提問 1：今天很難有機會去此與蘇教授分享他的生命經驗和讀書品書的經驗。我想請蘇教授就您的經驗，為我們比較清楚地區分一下書介和書評的外線。書評對我們身處在知識爆炸的年代相當有用，但是我們如何去分辨讀的是書評還是書介？

師答：如果我在上課的時候跟學生說：「這本書

不錯。」這只是介紹這本書，報紙上大多數都只是很簡略的介紹，有時候當然會點出它好在哪裡、壞在哪裡，但那都是書介；書評一定要指出這本書，就知識來講有沒有錯誤以及它的整個結構。好比《高級迷信》這本書，最後翻譯者覺得還不夠完善，不讓它出版，是書店急著要推出。因為這本書如果最後人家評它的時候，就會牽涉到很多翻譯的問題，例如翻譯的對不對、有沒有掌握原作的精髓等。如果佛學界要寫書評，用我們的 domain knowledge 來看，就會注意到他介紹佛學的時候，有沒有完整，從哪個角度來看，有沒有可以加強的部分，所謂評就是要指出問題來。而書介只是介紹而已，以臺灣來講，比較不願意得罪人，所以通常介紹都講好的一面。

國外有一種文獻叫 review article，大陸把它譯成「述評」，述評就是一方面要綜述，可是一方面要把文章的缺點指出來，所以所謂的評就是要把缺點指出來。介紹只是把它的內容、大意，讓人家知道而已，讓人家知道這本書是不是你要的；可是書評會告訴你說這本書值不值得買。所以一般圖書館員應該要去收集書評，只要真的到達學術書評程度的書都應該要買。

提問 2：(1) 看一本書並不是就能寫出書評，而且每個人的書評可能都不一樣，要如何訓練自己？

(2) 很多書借次都有很多知識、經驗，但並不是用文字寫出來，他有些很強可能比他更強，這個奧妙在哪裡？



師答：問得好！我們談書評的時候比較是在學術界，而默會知識是師徒制，是不能隨便批評，要相信權威，直到某個程度時，你才可能回顧老師哪個部分比較不足，但是那時候我們會把它留在心裡，那是兩個不一樣的境界。

關於怎麼樣培養寫書評的話，我舉個例子。我跟學生讀了一本名叫《Critique of Information》，這一本書每一篇都是十幾本書的結合，我們花了幾個月才讀完。我去看這一本書的時候，都不敢寫書評，為什麼？因為它引的很多書我們都沒有讀過，它的意象非常繁複、知識非常深，我們知道這是一本很好的書，可是我一直在問自己，什麼時候才可以評這本書？我心裏把他引的書拿出來看一看，再回頭看他引的對不對，我的體會跟他差在哪裡，如此我才能評它。所以有時候只能跟學生講這本書是好書，但是要評它的時候，你的閱讀量要夠大，專業的背景知識要夠。所以你能寫書評的時候，該是這個領域的老師輩或專家，甚至是專家的專家。

如果只是品味，那只要它講的東西剛好撞擊到我的內心就可以了，所以我覺得書評是比較高層次的。

提問 3：雖然學術跟例琴真的不一樣，但去年我看過一篇書評，他寫出自己內心對例琴的思想，卻帶有私人的恩怨，以第三者的視角來看，覺得其書評好像模稜兩可，又有些惡意批評，但我們不知其真相，該如何去評論？

師答：我只能說進行書評時，心裏要就事論事，要客觀。如果已有所謂的私人恩怨在裡面時，就不太合適去評。所以我覺得作書評是個良心的事業，我們叫學術倫理。如果你跟他有恩怨，這本書本來不錯，你把它評得一文不值，別人會給它公道的。所以一本書如果不錯時，不會只有一個書評，會有十幾個書評出來，人家一比，就知道功力差別在哪裡。當然臺灣有些書會有人特別幫它介紹，所以有些書出來，就好像置入性行銷，那就不合適，是另外一種刻意推銷。所以有時候我們反省臺灣的學術為什麼沒辦法跟西方競爭，這一大塊的書評天地沒有建立起來，這是我的感覺，我們不太敢評人家。

